

罗伯特·威斯托（英）著

燃烧的天空

赵淳 周玉佳 黄梅 张捷 翻译
赵淳 译审

瀑布系列·少年历险故事



海天出版社

詹姆斯·威斯特（美）著

燃烧的天空

赵淳 周玉佳 黄梅 张捷 翻译
赵淳 译审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的天空/(英)罗伯特著;赵淳,周玉佳,黄梅,张捷
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3.3
(瀑布系列·少年历险故事)

ISBN 7-80654-614-6

I. 燃... II. ①罗...②赵... III. 儿童文学-侦探
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5.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4484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周海彦 周鸣琦 封面设计:李 萌

责任技编:陈 炯 责任校对:刘翠文

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3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5.625

字数:90千 印数:1-10000册

定价:12.00元

图字:19-2002-154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19)
第四章	(29)
第五章	(48)
第六章	(59)
第七章	(74)
第八章	(83)
第九章	(92)
第十章	(117)
第十一章	(125)
第十二章	(136)
第十三章	(145)
第十四章	(153)
第十五章	(161)





第一章

索尼吹着口哨回家。尽管战争爆发了，生活还是挺美好的。

这并不是说，在纽卡斯尔，就没有什么战争的硝烟。上课时，空袭警报响了两次，孩子们背着防毒面具，就像纪律严明的黑甲虫，一队一队地匆匆躲进学校的新防空洞。在那里，他们唱着诸如《英国永存》之类的爱国歌曲。当电灯突然熄灭时，他们跟士兵似的吹起了口哨。停电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了。在令人兴奋的黑暗中，他们在水泥地上的水坑上跺着脚，把水溅在女生们的裤子上，惹得她们阵阵尖叫。随后，警报解除。他们排着队，眨巴着眼



燃烧的天空
1

睛，又回到了光天化日之下，非常失望地发现这个世界还是老样子。事后，报上报道说，那天来的只不过是一架给河上船只拍照的德国轰炸机而已。

他们搞了一次防毒演习，排着队穿过充满催泪瓦斯的房间。查理·布劳尔的防毒面具漏了，他在教室里坐了半个小时，不停地淌着眼泪，他向大家保证说，他感觉非常开心，只不过眼睛瞎了罢了。那之后，他被送回家。真是幸运的家伙。

他们狂热地找寻着战争的痕迹。有些停泊在河里的船，已在船艏装上了大炮。可惜的是，那些大炮都用油布蒙了起来。哈利·哈迪认为，那是为了迷惑纳粹间谍。但有人说，它只不过是用来防雨的。前些日子，听说有一艘真正的驱逐舰停泊在码头，那舰上有四门口径 4.7 英寸的炮和八具鱼雷发射筒。索尼急忙跑去看。到那儿一瞧，军舰上唯一的烟囱并未冒烟，才觉得没必要那么急匆匆地把自个儿弄得紧张兮兮的。但是，军舰上的四座炮塔和闪闪发光的测距仪看起来是那么的真实和威风，这又让他立即有了一种失落感。

自从那美好的一天后，就再也没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儿了。开始时，他们班上有一半的男生不再看连环漫画杂志，而去买了《战争周刊》。然后去与那些买了《战事画报》的男生交换。他们在自己卧室的墙上





挂起了大大的欧洲地图，用大头针把英国小国旗和纳粹小十（纳粹标志）字旗钉在地图上作标志。但是，那些大头针从来没有挪动过。《战争周刊》里充斥着在法国的勇敢的英国士兵，他们在布伦式机枪运载车上竖起大拇指。所以，索尼放弃了《战争周刊》，而去订阅《奇才》。

现在，其他的事情可比战争要重要得多了。快到圣诞节了，他把成绩单带回了家。各科成绩都很好，但数学和手工这两门尤为突出。爸爸刚从火车头工厂回来，脸上还是黑的。他笑道：“我们得把你培养成一个工程师。”这可是爸爸所给的最高表扬了。周末，索尼得到了他的奖励。他们去了奇妙的阿尔弗利德和沃勒尔玩具店。他本打算买几套坦克和大炮模型，但爸爸的注意力却在一台做工精巧的闪亮的铬铜蒸汽发动机上。瞧着爸爸用他那灵巧的工程师手指摆弄着连接管和调节控制盘，索尼决定，下一个生日时再买大炮和坦克。妈妈不同意买那台发动机模型，因为它是德国造的。但爸爸说，跟小日本杂种不一样，德国人是优秀的工程师。最后还是买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今天是星期一，晚上他们要把《奇才》送到报商手上。索尼不愿等到第二天早上，就去把杂志取了回来。他已经在别人那儿看到了，这期杂志里有两篇长长的关于他所喜欢的两位英



雄的故事。一位是伟大的维尔逊，他以百岁高龄参加了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田径赛，据说他以一种特殊的草药制成的食物为生，那种草药是约克郡沼泽地的一位神秘的隐士给他的。另一位是喀布尔之狼，他在阿富汗西北部与纳粹间谍斗智斗勇。即使是维尔逊现在也在替“为战争而努力”这个组织工作，比起那些呆在法国的布伦式机枪运输车上的英国大兵来，他做的事儿可多得多。

吹着口哨，索尼回到他家院门，经过那个没用的防空洞。那防空洞里半积着水，爸爸用这水浇灌温室里的菊花。他摸出挂在门口信箱中一条细绳上的钥匙，把包砰地放下。这情形，立即就给了他一种喀布尔之狼的感觉。

二十分钟后，他斜靠在厨房的窗栏上，就着傍晚最后的光亮，吃力地读着书。他知道天色已晚。窗外，深蓝的天空一尘不染。空中悬着防敌机空袭的阻拦气球。它们迎着夕阳那一面，跟星星似的发出银光。不知为何，它们今晚升得很高……

即使穿着学校的胶布雨衣，他还是感觉快冻僵了。他知道他本应该用火柴把厨房的火生起来，妈妈把柴块和点火纸都摆放准备好了。他知道他应该拉上黑色遮光窗帘，再打开电灯，以免损坏眼睛。然而，





在遥远的阿富汗，喀布尔之狼正陷入真正的麻烦。他被关在监狱里，戴着脚镣手铐，死刑行刑队就聚集在门外。

这时，花园大门咔嚓一声。透过窗户，他看见妈妈从小径上走进来，一手提着一只装得满满的购物皮包。等妈妈消失在门廊里，他迅速地轻轻拉上窗帘，检查了一下，直到看不见一丝光亮射进来，然后把灯打开。他急匆匆地四下找寻火柴来点火，但没找到。随后妈妈就进来了，她把包放在桌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唉！那道小山路变陡了，可我却没有变得更年轻。”这会儿，她发现了火还没生，“啊，索尼，这厨房可真冷呀。你那可怜的爸爸，下班回来还要挨冻……”

“我找不到火柴，妈妈！”

“今早上我跟你说了！去取你的连环画报时，顺便在报商的杂货店买一些火柴！我还给了你两便士！我把它搁在你的衣兜里的……”

这下他才记起这事儿，可太晚了。他伸手去摸口袋，那用来买天鹅牌火柴的两便士还在那儿。

要是爸爸在的话，他又得挨一顿呵斥了。但妈妈只是摇了摇头，满怀狐疑地扬了扬眉毛，然后，便冲着他微笑，好像他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一样。



“唉，你真是一个梦想家。满脑子的怪念头。脑袋掉了你都会忘的。把钱给我，我自己去买吧。”

“不，妈妈，我去，我去！”他十分后悔地说。

“不。我今晚就要用火柴，而不是明天。你呆在这儿读完你的故事吧。喀布尔之狼又陷入困境了，是吧？”

他十分真切地看着脸色红润的妈妈。她个子不高，有些发福，正冲他微笑。她的头上仍然扎着那条去购物时扎上的很旧的头巾。那时她转身向外走去。从她走路的姿势，索尼可以看出，妈妈很疲乏。这让他感到更加内疚。



但是，《奇才》还是吸引了他。喀布尔之狼的助手在千钧一发之际出现，用他那著名的武器——被他称作“咔嚓棍”的板球棒——砸碎了几个纳粹和阿富汗人的脑袋。转机出现了。

这时，索尼听见了一架飞机引擎的声音。他得跑出去看看。飞机可比喀布尔之狼的吸引力大。在学校，同学们常常就他们口袋里携带的飞行器卡片上的飞机发生争论。从“布伦黑姆斯”到“挑战者”，从“海因克尔”到“多利尔飞行铅笔”……

可是，这架飞机也飞得太低了，速度也令人难以置信的快。一登上花园防空洞顶部，就听见震耳欲聋



的声音。从来没见过飞得这么低的飞机！即使在昏暗的黄昏中，他也能看个清清楚楚。机舱、机枪……

他抬手捂住耳朵，感到飞机好像就要在他头顶上着陆似的。他的眼睛急切地搜寻着天空。

一眨眼功夫，它们就出现了。不是一架，而是两架。印满他眼帘的是两个叠在一起的巨大的黑影，第一架是双引擎，第二架是单引擎。后面那架发出耀眼的火光。

这时，天空裂开了似的，出现一片炫目的黄光。声响像海滩的沙子灌满了他的耳朵，接下来是万籁俱寂。不知是什么，把他从防空洞顶上抛了起来，扔进水腊树树篱丛中挂着。一阵强风吹来，他才仰面朝天掉在地上。

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喘着粗气，调节呼吸。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一阵恐惧向他袭来。随后，他十分模糊地看见了黄昏的天空中黑色电线杆的剪影，才略感宽慰。那么说，他还没瞎。他用手指钻着耳朵，试图证明自己也还没聋。

他所听见的第一个模模糊糊的声音是空袭警报。他知道应该躲起来，但那时他还没回过神来，正四下瞧着使劲听着，以证实自己还没有变成瞎子或聋子。

这时，一个空袭民防队员一把抓住他，吼道：“到防空洞里去！”索尼差点被他推进防空洞爸爸用



来浇菊花的水里。他挣扎着爬了出来。

“那就进屋去。进屋去，孩子！楼梯下最安全。”

那人把他塞进屋里的楼梯下面，那儿让气表和爸爸储存着过冬的土豆口袋塞得满满的。他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天然气怪味儿。而泥土和口袋的气味又给了他一丝安慰。

他刚在那儿躲下，那长声的解除空袭警报的汽笛就响了起来。他冲了出去，急着要告诉他遇见的第一个人，他刚才是怎样失明失聪无法呼吸的，可现在一切都正常了。

他跑向报商所在的下一条街。他最想告诉的人是妈妈。在那个方向，有明显的遭受到空袭毁坏的痕迹。屋顶的石板瓦被揭开了，露出了屋脊。窗户被震坏了，在破碎的玻璃里面，是像鬼怪之手般飘荡着的窗帘。他看见人们都向那里走去，见面就相互打听炸弹是扔在哪儿的。但没人能说清，因为除了那些住在附近的人以外，其他人都不知道。

然后，他转过街角，来到下一条街。再也没人说话了。

这条街已变成一片砖瓦的废墟。

就像一排牙齿被拔掉了一颗似的，报商的商店消失了。





他跑进围观的人群中；由于巨大的恐惧，他的心都快停止跳动了。他四处找寻着妈妈，但找不到。其他的人他都认识，弗加梯夫人、贝尔蒙特夫人、凯西奶奶……

这时，凯西奶奶看见了他。她那张由于长年操劳而刻下了深深皱纹的脸，在索尼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痛苦。

“上帝啊！把那小孩弄走！”她叫道。

此时，索尼明白了，妈妈刚才就呆在这家店里。



第二章



第二天清早，索尼一觉醒来，“噌”地从床上跳起，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窝在地洞里的兔子，而这房子就是地洞。爸爸、奶奶和爷爷也同他一样窝在洞里。外面的世界已不复存在，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昨天，妈妈也还活着。但他清楚地知道他已永远不属于昨天了。

他透过窗子望着那已不属于他的世界。托米，他最好的同学和朋友，正沿着马路走下来，托米属于那个他已失去的世界，索尼再也不想打开窗子招呼托米了，就算他逃到月亮上也不想招呼。

索尼阴郁地凝视着窗外，但他看出托米似乎也同



往常不大一样。托米走到离索尼大概 20 码远的地方，抬头望了望索尼的家，露出恐惧的神情，好像这儿住的是怪物。接着托米飞快地穿过马路跑到远处的人行道上，急匆匆地跑着，一脸惶恐的样子，活像遇上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立刻，索尼意识到就是他让托米害怕。妈妈的死把全家人都变成了怪物。妈妈孤伶伶地死在被炸毁的报商的家里，这真让人难以相信。报纸经销商慌慌张张地提前了五分钟走出去，去送不知哪个混蛋报贩落下的报纸。他的妻子也突然尿急，向妈妈请了假，把妈妈一人留在那儿，自己却溜到院子角落的茅坑去了。报商的孩子们也到他们爷爷奶奶那儿喝茶去了。接着炸弹一股脑地投在报商的店里和菜园里，一只垂着耳朵的兔子给炸死了，妈妈也死了。

索尼看着托米消失在远处的角落，他再也不能和托米说话了，没人会理他这样的怪物的。但是，当整个天都塌下来压在你身上时，像托米这样的小角色也就微不足道了……

是索尼杀死了妈妈，要是他没有忘记拿火柴，妈妈现在该在厨房里，正忙碌着，洗用过的餐具。要是他自己去买火柴，而不是妈妈，那么被炸死的该是他。

一想到这两种情形，一种奇怪得难以让人置信的感觉从他的心底升起，甚至于在他周围也弥漫着这种



异样的感觉。他的呼吸、走动、喝水，甚至说话，一切举动都与平时没什么两样，只是话不如平时多了。每当他一张嘴，他就害怕那个可怕的秘密给兜了出去，那以后，就是爷爷、奶奶和爸爸都不会再理他了……那他的一切都完了。他多么希望是他去买火柴呀。

“嘿，该醒了！”奶奶招呼了一声，急匆匆地走进来，把索尼吓得立即从床上跳起。“早餐弄好了，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双黄鸡蛋煎饼。”

“我不饿。”索尼说。说实在的，他确实莫名地觉得自己给塞得满满的。他没觉得有什么异样，只是很饱，就像他才吃了一大块油腻的布丁。

“唉，我们可吃不了那么多，”奶奶说，“你那可怜的爸爸装了满满一盘，他没想到你会不吃。其实他也不想吃，你爷爷也不想吃，但他们最后都吃了。你得补充点能量嘛。来，就吃一点，就算安慰我吧，我可是专为你做的。”

索尼望着她，她的眼圈还是红红的，不知什么时候，她一定躲在什么地方大哭了一场。但现在，奶奶的嘴唇就像往常一样唠叨着，她粗大的双臂交在一起，似乎准备做一切应该做的事。他一下子明白了，她会……照常生活，会生存下去。对，就是这样。不会有人要求他像往常一样生活，要他开怀大笑，要他





尽情玩耍，或是要他做功课，这一切如今都不可能了。大家唯一要求他的就是生存下去。他暗想，他是能做到的。

第二天，奶奶哄着他让他和她去散了散步，呼吸了点儿新鲜空气。奶奶非常和蔼。起初，他很高兴出去走走，冬天的太阳懒洋洋地照着大地，房子、花园同往昔一样，一股莫名的幸福感在他心中涌起，他几乎相信一切都只是个恶梦，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但当他看到邻居布朗太太沿着马路朝他走过来时，他非常害怕，连忙穿过马路，躲进一个小胡同里。过后，他佝偻着身子，贴着墙在街上踱着，生怕被谁揍上一拳。这样走路就再也瞅不到人们看他的表情，瞅不到人们穿过马路怕遇见他的样子。他弄不明白怎么没碰上一个人，不过这样他反而高兴。

他最不愿去的地方除了已被炸成大坑的报商的家还有就是教堂。上帝就藏在教堂里，上帝知道那火柴的事，他藏在教堂里就像一只凶猛的老虎，伺机猛扑向……

索尼在极度恐惧中回过神来，突然想起教堂就在他回家的路上，绕开教堂就得多走半里路，但现在，索尼双腿无力，连半步都挪不动。

他慢腾腾地掉头往回走。他正要走开，一个熟悉

